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十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胡念祖

語林卷十

明 何良俊 撰

言志第五上

夫志之於人大矣孟子曰志至焉仲尼燕居則使其羣弟子言志故曰隱居以求其志又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夫意亦志也假使李斯遂行其志安得身陷大戮逮夫詣市而始有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之悔不亦晚乎嘗怪主父偃言曰生不五鼎食死則

五鼎烹昔人以果如其言痛之嗚呼斯殆其志之所安又何傷焉余歷觀古人性樂魚鳥則以伊呂為管庫口悅芻豢則以巢許為卒養靜躁懸殊亦各從其好也然衆言淆亂當取衷於聖人求之孔門則由之勇賜之辯其或心存民社志在禮樂非不可以興建事功並垂竹素而夫子獨曰回也多財願為之宰又吾與之歎獨於曾點何耶此則志之高下得失槩可見矣

馮敬通才高志大不戚戚於貧賤居常慷慨歎曰衍少

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范曄後漢書曰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祖野王元帝時大鴻臚衍幼有奇才更始將軍廉丹辟為掾光武時新陽侯陰就敬重衍與之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復與親故通

桓君山嘗從班嗣借莊子班報曰吾子聞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韁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藝何以大

道為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耳其行己持論如此後終于家魏隷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

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揺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殁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

後遭黨事禁錮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廟袁山松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少從唐溪典受左氏傳賢行狀曰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粮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梁伯鸞居常閉戶吟詠書記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覧不為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為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

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
日而鴻不答妻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
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
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
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
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
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
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琴以
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
過京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
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
之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有頃去適吳作詩曰逝舊邦
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
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
兮唌唌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
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

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懸芳杳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至吳依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梁敬叔坐兄累遠竄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

梁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輒歎息言曰

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馬季長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大將軍鄧騭聞季長名名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後客遊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殣相望季長既饑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騭名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

陵人將作大匠嚴之子
為人美辭貌有俊才

趙邠卿年三十許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
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吕之
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
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疾竟瘳摯虞

三輔决録註曰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少明
經有才藝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娶馬敦女宗姜為
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
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聓之故屈志
於融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
輔高士未曽以衣裾撇其門也曽讀周官二義不通一

造之其賊融如此

趙邠卿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圖己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仲長公理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因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

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

之期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俶儻敢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謂之狂生統嘗作詩以見其志其詞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張彥真張升已見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

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秦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常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范曄後漢書曰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為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

陳仲舉獨居一室荒穢不掃人問之答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邴根矩童齓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遠遊從師單步負笈若身持力邴原已見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酒不向口臨別師友以原不飲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錢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至陳留則師韓子助袁山松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

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頴川則宗陳仲弓陳寔已見汝南則交范孟博范滂已見涿郡則親盧子幹范曄後漢書曰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

管公明管輅已見常自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波為激石之流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

諸葛孔明在荆州遊學每晨夜恒抱膝長嘯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瑘陽都人父珪字君貢太山郡丞亮早孤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唯博陵崔州平頴川徐元直謂為信然魚豢魏略曰亮在荆州與頴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亮獨觀其大略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秦子勑少有才學屢辭辟命蜀志曰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不仕劉焉建興中武侯領益州牧迎為别駕還大司農宓見帝系之文五帝同出一族辯其不然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説甚有通理譙周數往諮訪記録其言於春秋然否論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子勑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僕得曝背隴畝之

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户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為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皋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虛空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益部耆舊傳曰王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聞著於州里劉璋辟為治中從事時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稱之曰使商生於華夏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孝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閑居常曰願得美酒滿五

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没飲之僶即住而啖肴饍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内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慙色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虞仲翔放棄南方虞翻已見吳志曰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

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劒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阮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

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　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
拘禮俗性至孝居喪不率常檢而毀幾滅性兗州刺史
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
與言自以為不能測也
阮步兵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嘗
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魏氏春秋
曰籍登蘇門山因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
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
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
懷　晉書曰籍又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
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
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
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

敗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内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胷懷本趣也

東平呂安 世語曰呂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 與嵇康厚善 與康俱被誅 服嵇中散高致 嵇康别傳曰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父昭字子遠康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録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内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莫得而名焉 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干寶晉紀曰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

出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宿車中康母設酒求康兒共戲則去

向子期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少有不羈之志嵇康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晉書曰秀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嘗注莊子內外十篇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者莫不超然心悟初秀欲注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否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

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同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

棄而不錄

或勸皇甫士安皇甫謐已見修名廣交士安答曰自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見志謐玄守論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

死為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謚又作釋勸曰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著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

遭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冲邁此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今王命切至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飡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恵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疚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叙彝倫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瞵辭容服之光槃抱潡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暐曄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

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邛陵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横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

欲闇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氷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潜德於洛濵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守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賔故能棄外觀之華通内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

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王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羊太傅 虞預晉書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為二千石至祜九世清德祖續漢南陽太守父道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少有異表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之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爽敗沈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 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 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

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我魂魄猶應登此

王夷甫有雋才美姿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顧彦先機神朗悟在廷尉時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季鷹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文士傳曰顧榮字彦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朗俊機警風穎

標徹歷

廷尉正

張季鷹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齊王

冏辟為東曹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見

齊王冏執權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簒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政皆決之恣用羣小不復朝覲為長沙王所誅謂同郡顧彥先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捉季鷹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陸平原在洛陸機已見夏月忽思齊東頭竹篠中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郭景純不持儀檢形質頹索縱情惰慢時有醉飽之失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著作郎干寶嘗戒之曰晉中興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此非適性之道景純曰吾所受有分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為害耶璞別傳曰王敦縱兵都輦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

弘農王粹以貴門尚主館宇弘麗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嵇君道為之讚晉書曰嵇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

家在犨縣亳邱自號亳邱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嵇援筆為弔文

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朝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户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

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嵇君道言陸平原作子書未成余一門生昔在平原軍中常在左右見平原臨亡歎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

未畢而終班固為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漢時侍中習郁嘗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池池邊有高隄偏種長楸修竹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游宴名處山季倫臨荆州時每到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虞預晉書曰山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漢齊名遷尚書出為平南將軍

王藍田初因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賂遺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丞相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

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藍田答云足自當止時人未諭也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始為當時所歎王述别傳曰述字懐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晏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

習鑿齒已見與譙國桓秘並以才氣相推及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来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

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髙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
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
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
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
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
之餘風髙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
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

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行乎是皆情志所寄當時賞其風期俊邁（晉書曰桓秘字穆子桓彝第四子小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為宣城內史）

王右軍少有美名在朝諸人愛其才氣頗名為吏部尚書侍中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殷中軍（殷浩已見）素重右軍勸使應命與右軍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

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何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
知萬物之情也右軍報書言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
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来尚矣不於足下
參政而方進退俟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
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
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
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
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

無所為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王右軍既懷静退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曠衣食之

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矣晉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戴安道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甚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目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有美才

謝太傅於東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擕中外子姪往来遊集肴饌常費百金頗以此獲譏謝殊不以屑意

謝太傅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逸少許元度諸人常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未甞有處世意後以辭命被禁遂栖遲東土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

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遲君一来以晤言銷之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伸觸類庶無遺漏矣

宋武帝嘗問臨川王（名映武帝弟）居家何事最樂臨川曰政使劉瓛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談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歎以此為樂上大嗟賞

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宋武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不敢一毫負公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與劉萬壽劉敬宣小字相遇便盡禮著歡沈約宋書曰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官冀州刺史或問尚書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

也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謝康樂為臨川内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從事鄭望生收謝謝執録望生興兵叛逸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是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後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陵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

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即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内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瑯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為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甚貴重之後謝靈運顔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歴三

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
先業游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羲唐亦激
貪厲競殷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
巖穴若造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陶徵士不解音樂而蓄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意

王公暇在吏部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
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
其所好而狥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
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南史曰王錫字公暇太保弘之
子曾祖洽晉中領軍祖珣晉司

徒錫位至江夏內史高自位遇江夏王當朝錫箕踞大坐畧無推敬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孫嚴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涅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衆皆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為業慤任氣好勇不為鄉曲所知

劉靈預自少抗節須得禄便隱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即歸家靜處蕭子顯齊書曰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徙居江陵仕建平王驃騎記室罷官歸家斷榖餌朮及胡麻

張思光自名其集曰玉海褚司徒褚淵已見問其義張答曰

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張思光家貧願祿與從叔征北張永已見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

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語王吏部王僧虔己見曰阮籍愛東平風土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思光非治民才竟不用

張思光臨沒遺令建白旌無旅不設祭奠令人捉麈尾登屋招魂曰吾平生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耶

王徽與弟僧綽曰闔門皆蒙時私吾高卧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也王智深宋記曰王微字景玄太保弘之弟子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微素無宦情徵不就

齊衡陽王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稚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衡陽往遊之稚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稚珪大美之南史曰蕭鈞字宣禮齊高帝第十一子出繼衡陽王性好學善屬文與瑯琊王智深以文章交會濟陽江淹亦遊焉

孔德璋（孔稚珪已見）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王文憲（王儉已見）初拜儀同王元長贈詩頗及規諷文憲甚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王中書（王融已見）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譓祖莊金紫光祿大夫父朏尚書令譓仕至右光祿大夫）

王子玄少有志意每讀范滂傳未嘗不為之歎悒（南史曰王寂字子玄瑯琊人僧虔之子性迅動好文章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三十一）

丘祭酒（丘靈鞠己見）初領驍騎將軍丘不樂武位謂人曰我

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

王尚書王瞻別見性率任在選部時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飲至旬日而精神益朗

有人勸沈雲禎仕沈驎士已見沈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絶世

語林卷十

語林卷十一

明 何良俊 撰

言志第五下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南史曰王藴字彥深王景文兄子也父楷人才凡劣故藴不為羣從所禮

何子晳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於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子晳雖不

入城府而率到好狎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皆敬下之時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號為通隱南史曰何點字子晳廬江人祖尚之父鑠點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遂絕婚宦宋徵太子洗馬梁徵中書侍郎並不就

何子晳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耶因悲慟不能禁

何子晳與陳郡謝瀹南史曰謝瀹字義潔陳郡人謝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吳國張融會稽孔稚圭為友從弟適以東籬門園居之稚圭

為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子晳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

何子晳小時欲絕婚宦既老又娶魯國孔嗣之女築別室處之不與相見時人莫諭其意南史曰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同為中書舍人非其所好去官隱居鍾山

謝司徒謝朏已見出為吳興弟侍中謝瀹已見送至征虜渚司徒指侍中口曰此中唯宜飲酒侍中於建武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瑱沈昭畧以觴酹交飲各至數斗

檀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為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為優南史曰檀超字悅祖金鄉高平人祖嶷之南瑯邪太守父道彪正員郎超少好學放誕任氣為司徒右長史與江淹對掌史職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徙交州於路見殺

王思寂王騫己見舊墅在鍾山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語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

人或謂卞田居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卞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南史

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冤人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

蕭南郡初為秘書郎宋書曰蕭惠開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著作並名家年少蕭意趣與人都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劉光祿南史曰劉成沛郡人仕至光祿大夫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正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少傷多異以取天下疾患耶蕭曰人間宜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𣗥所種花草甚美恵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懐雖壽百歲猶為夭也

王養王筠小字筠己見除尚書殿中郎王氏自過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使不就養笑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欣然就職

陶隐居特愛松風每聞其響便欣然為樂

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巵酒未嘗妄進蕭雍州每語人

曰下官歷覩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歳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南史曰蕭恭字敬範梁文帝孫南平王元襄子也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南史曰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父演之齊太子右衛率顗永明中徵著作郎不起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庾彥寶性托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梁書曰庾

詵字彦寶新野人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晚年尤遵釋教宅内立道場環繞禮懴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蕭光祿南史曰蕭子範豫章文獻王嶷之子幼有孝性為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簡文即位名為光祿大夫以逼賊不拜子範貧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與弟子顯已見

子雲南史曰子雲字景喬子顯弟也好學有文藻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接賓恒自裸袒又善草隸為世楷法官至侍中國子祭酒才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

故官途有傻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

蕭叔佐為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叙意辭理清典南史曰蕭允字叔佐蕭介第三子也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陷臺城百僚奔散允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居京口時寇賊縱横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静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

裴鴻臚裴子野已見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

與張都尉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張纘已見

蕭彥瑜言少壯有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南史曰蕭琛字彥瑜惠開從子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有舊仕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馬要理馬樞已見嘗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無聞之

甚乎乃隐於茅山有終焉之志

高道𥚃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不與交結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脱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跡江海自求其志魏收魏書曰高恭之字道𥚃自云遼東人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歴官黄門侍郎

胡倫許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辭又工鄙俗之句西入凉州不遇將北遊魏乃為詩示所知程伯達曰羣犬吠新客佞閽排踈賔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

盼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一時皆傳之魏書曰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能屈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隱匿名行懼人見知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去祖思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强北史邢邵傳曰邵與黄門侍郎李琰之對掌朝儀

常景雅有文思兼好篇詠淹滯門下積年不遷北史曰常景字永昌河内溫人魏太常林之後祖爽時號儒林先生景耽好經史遇新異之書求訪質買以必得為期衣食取濟而已自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顯位乃托意贊之按景贊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贊王褒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絶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贊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説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强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贊揚子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絶後彦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李永和杜門卻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曰李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奏謚為貞靜處士

平繼叔研綜經籍多所通究安貧樂道不營資產衣食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繼叔忿其勢衰植杖巡舍側岡而哭不為營事婚宦故仕

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親知每以為言繼叔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别搆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時有珍味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北史曰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祖視父儒仕慕容為通宦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畧是非號曰畧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中書博士）

盧詢祖（已見）嘗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鬱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

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

楊遵彦閳高王欲送置魏帝所棄衣冠於水濵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等屏居削迹又潜之光州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北史曰楊愔字遵彦弘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六歲學史書十一習詩易好左氏春秋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邢子才邢卲已見有書甚多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

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李百藥齊書曰子才妻弟李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盧叔彪少便機悟豪舉輕俠好竒策慕諸葛亮之為人北史曰叔彪盧觀之弟范陽涿人

韋敬遠韋敻已見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亦接對歡然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

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北史曰韋敬遠作終戒曰昔士安以蘧蒢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以物吊祭並不得受吾終時恐為恍惚故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山百梯寺僧道宣傳燈錄曰釋曇延俗姓王氏蒲州桑泉人世家豪族年十六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進具後器度

日新機鑒俊拔

蕭大圜是簡文子幼便聰敏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俟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

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絶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纎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十畒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

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千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首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仲

尼恥之北史曰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第二十子幼聰悟四歲能誦三都賦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免元帝降魏大圜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封晉陵縣公

蕭理孫在魏境上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梁書曰蕭詧字理孫昭明子梁封岳陽郡王

李元操少善屬文晚年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倐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都盡悲夫每於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

為歡隋書曰李孝貞字元操趙郡平棘人魏李順之玄孫好學善屬文美於詞令隋文帝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

王無功王績己見以醉失職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以穢行聞越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王無功集無心子傳曰東皋子始仕以醉罷鄉人或誚之東皋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之式有穢行者不仕仕而無心子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於茫蕩之野適過勣之邑而過機士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說乎昔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毦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脛

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弃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皋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甞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為大樂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其妻送酒不

絶歳餘又死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遂棄官去

顔師古多藏古人圖畫是性所篤愛劉昫唐書曰顔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黄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居琅琊世仕江左之推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師古博覽羣書尤精詁訓拜秘書少監時論稱其納賄出為柳州刺史師古既負其才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絶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搜求古跡及古器耽好不已

杜如晦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阮逸中説注曰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典章文物皆杜所定

李襲譽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

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之後汝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多之大唐新語

曰李襲譽為揚州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襲譽引陂塘水又築句城塘以灌田八百餘頃百姓思之

東方虬自言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唐詩紀事曰虬武后時左史　陳子昂集寄東方左史修竹篇序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證者常覩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絶每以永歎昨見明公孤桐篇骨氣端翔音韻頓挫光英明韻有金石聲遂

用洗心收視發揮幽鬱不
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

王義方 己見 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他日忽言曰非但為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坷以至於終 劉昫唐書曰李義府饒陽人善屬文對策擢第以劉洎馬周之薦除監察御史高宗將立武氏為皇后義府密申協贊擢中書侍郎既處權要有忤意者輒加傾陷柔而害物時人謂之李貓 義方傳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王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托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

力望此猶輕廻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𢗅孰不可容金風届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

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户

蘇頲已見　掌文誥嘗八月十五夜禁中直宿與諸學士翫月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令撤去

李太白云予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許年

李白晩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遂

葬山麓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絶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命天寶中上書名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跡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李德裕已見不樂應舉其父丞相李吉甫已見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品子叙官

世言白樂天所藴不得施乃放意文酒

醉吟先生白居易已見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

楚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

韋表微為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

吾年五十栻鏡剪白冐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

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劉昫儒林傳曰韋表微元和中拜監

察御史少尅若自立著九經師授譜春秋總例諸書

唐衢應進士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歎

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者莫不悽然嘗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李肇國史補曰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

天隨生陸龜蒙已見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採擷不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

若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来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笠澤叢書杞菊賦曰惟杞與菊偕寒互緑或潁或苕烟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脱粟羞慙齒牙苟且粱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鄭少師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號七松處士嘗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宋祁唐書曰鄭熏字子溥以太子少師致仕再知禮部舉所引皆寒俊士類稱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松于庭稱七松居士

裴休已見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説法為人

皮日休放誕自號間氣布衣唐詩紀事曰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中太常博士遭亂歸吳黃巢寇江浙劫以從軍以為偽學士令之作讖曰欲讖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譏之也遂及禍

司空表聖司空圖已見自目為耐辱居士

司空表聖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劉昫文苑傳曰圖晚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休休亭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復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

僧曰吾嘗為汝師汝昔矯於道鋭而不固為利欲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淡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終始與醉吟靖節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曰咄語休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靈性惡賴是長教閑處着休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曰耐辱莫其詭激嘯傲多此類

李文正罷相為僕射奉朝請居昭慶坊去禁門遼遠五鼓即起置白傅集數冊於茶鐐中至安遠門仗舍燃燭觀之俟啓鑰則赴朝　陳后山談叢曰李昉字明遠深州人周朝知開封府時人望已歸太祖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不朝貶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後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既至上勞

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食品稱珍何物為最易簡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為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盎不暇呼童披衣掬雪以盥手亟引數缶連沃濁肺咀虀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氷壺先生

傳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東都事畧曰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少好學風度凝粹弱冠舉進士歴官翰林學士性嗜酒太宗嘗以詩戒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及其死太宗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王聖塗澠水燕談曰种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古從學者尤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幺至闕真宗欲大用放固辭乃放還山

張忠定張詠已見自號乖崖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

陳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

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有韻（孔平仲談苑曰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實錄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惟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咨皆舉進士第一兄弟貴盛當世少比）

晏元獻公（晏殊已見）雖早貴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蘇丞相（頌）嘗在公幕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

已粲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畢且去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有其比

歐陽公言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為傳刻石

石曼卿於廨後自作一庵常醉卧其間名曰捫虱

楊褒家雖甚貧特好書畫奇玩充實中槖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妙絶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牀坐調

曲盖紀寶也淝水燕談錄曰楊褒華陽人家甚貧好古博物

孫龍圖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盃使退卒亦自喜不以為難宋史曰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從胡瑗學歷官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

胡旦己見作大硯可數尺鑱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冢中

劉貢父所居在宋門城下城脅有地可方八尺餘去地一丈以上每登以眺遠其子戲曰此閭闔臺劉攽已見東都事畧曰攽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

韓持國韓維已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絶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司馬文正公嘗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

王荊公不耐靜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寺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為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此蔡天啓薛肇明見之東都事畧曰蔡肇字天啓丹陽人師事王安石長於歌詩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而訪客所與游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

言之於時聞者無不絶倒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友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麪作槐葉温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鬬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東坡言嶺南氣候不常吾謂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十月初菊始開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日詩登遊盡醉而返

范堯夫（范純仁己見）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身以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為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

言必以外為樂而不顧戀京師於吾亦一助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意如此

田承君云頃為金陵酒官有王荆公處一老兵時來沽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書院讀書時時以手撫床而歎人莫測其意聞見録曰田晝字承君陽翟人宣簡公之姪也人物雄偉議論慷慨深有前輩之風

王仲弓浮沉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之為人硯北雜志曰王寔字仲弓許昌人文恪公陶之子未冠從司馬温公學公不以膏粱蓄之教以

名節仲弓超然不以仕宦進取為意韓持國歸以女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忘年接之

蘇黃門蘇轍己見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来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謀之閽人閽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張文潛云范丞相范堯夫己見司馬太師司馬文正公己見俱以

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温公時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温酒大杯滿釂三杯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各異

盧秉侍郎嘗為江南小郡司户叅軍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瘦馬病叅軍旋糴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極稱賞俄薦于

朝數年間遂超顯仕范成大吳郡志曰盧秉本德清人父革舉神童累官太子賓客退居于吳遂為吳人秉元豐中為發運使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乞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為榮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象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藤在手唯此白叟獨全于酒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遊東坡我夢扁舟遊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坡呼為吾家養直

葉少藴言余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来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抄日取所喜觀者

數十卷命門生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潼醴不減玉友每晚凉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況有此釀忽記歐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宋史曰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仕至江東安撫制置使提舉洞霄宮卒于湖州

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語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產矣宋史曰林霆字時隱與鄭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

事之

趙子固清放不覊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陶南村輟耕録曰趙孟堅字子固自號彝齋宋宗室也寓居嘉興之廣陳酷嗜古法書名畫

耶律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故不獲柄用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晚年沈湎尤甚遼史曰耶律和尚字特默系出季父房善滑稽重熙初補祗候郎君時帝篤於親親凡三父之後皆序父兄行第於和尚尤狎愛然每侍

宴雖詼諧未嘗有一言之過由是上益重之歷
積慶永興宮使累遷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

完顏仲實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家藏法書名畫不減
中秘宣宗南遷衣冠顛沛奔走仲實盡載書畫一帙不
遺徙居汴中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
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金史
曰完
顏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博學多才喜為詩工
真草書日以講誦吟咏為事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
淵元好問李汾
王飛伯輩交善

謝皐父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辭曰魂

来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其味焉食歌竟竹石俱碎失聲大哭人莫能測鄧牧謝皐父傳曰謝翶字皐父延平人蚤事科舉有志當世遭亂憤懣成疾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炭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肩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

趙子昂有琴名松雪但時出橫牀未嘗撫弄硯北雜志曰張伯雨少學琴畜一琴名風林嘗從趙子昂論琴子昂以為琴之五音各有改絃法其法不傳世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主徒啾啾耳殆不若秦箏之按宮徵也故伯雨終身不復鼓琴

胡石塘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

猶是鍾球鳴因指以語蔡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胡汲仲己見

鮮于伯機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齋前呼為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為適硯北雜志曰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少為郡吏後以材選為御史大夫掾意氣與豪晨出載筆櫝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棄去日晏歸焚香弄翰取鼎彝陳諸几席摸抉斷文廢款客至則相對指說吟諷或命觴徑醉中歲益自刻若讀書因號困學卒官太常典簿

貫酸齋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元史曰蘇爾約蘇哈雅父楚國忠惠公名袞格根蘇爾約蘇哈雅以貫為氏自號酸齋生而神采秀異年十三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

書目五行下為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忽喟然歎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矣元史曰公初襲父官為兩淮萬户府達嚕噶齊御軍極嚴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語已即解所綰金虎符佩之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一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庫庫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元史曰庫庫字子山喀喇氏父博果密自有傳庫庫肄業國學博通羣書風神凝遠制行峻潔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辯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始授集賢待制累官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

曹知白嘗遊京師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交章辟屢上知白悉謝去曰吾聞冀北多奇士庶幾見之豈齷齪求官者耶即日南歸隱居讀易終日不出户庭或放筆圖畫

掀髯長笑人莫窺其際松江志曰曹知白字又玄別號雲西其先閩之霍童山人後從居溫宋宣和中景修始遷華亭知白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敏至元中詔遣中書左丞鑿吳松江以策從行功居多大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實閘成隄之法民甚德之大府薦教諭崑山意不樂遂辭去

吾子行況困市隱不能以自見豐碑巨碣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逃者也胡長孺吾子行文塚銘曰吾衍字子行太末人曠放高不仕之節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所著有尚書要畧諸書

楊鐵崖雖病困危坐不披文則弄劄翰或理音樂素不喜奕畫謂碁損閒心畫為人役見即屏去

楊鐵崖每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

倪雲林平生無他好翫唯嗜畜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酬之百金無所靳高勝之韻每發揮於縑素蒼勁妍潤尤得清致晚益務情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之間以遂其志

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

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一時賞其曠達殷奎顧府君墓志曰君諱德輝字仲瑛姓顧氏崑山人蓋四姓之舊也幼穎敏善記誦輕財喜事以意氣自豪年三十更折節讀書崇禮文儒師友其賢者後淮兵入吳聞君將用之乃謝絕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合溪漁釣五湖三泖間自稱金粟道人歲戊申從其子還臨濠而卒

語林卷十一